

《東海中文學報》

第 16 期 頁 297—324

東海大學中文系 2004 年 7 月

清代臺灣藏書考略

楊永智*

【提要】

有清一代，臺灣的官紳庶民藉由傳統雕版印刷術的紙性傳媒，融入科舉文風、政治教化、社會教育、宗教信仰各面向，風行草偃，深植人心，獲得極佳的成績，「出版」事功實不可沒。惟因颶風、洪澇、地震等天災侵擾無間，加上祝融兵燹層出，人為無心或蓄意的破壞不斷，對於當時出版的紙、木質文物而言，保存環境嚴苛險峻，頗不理想，也造成木刻雕版與印刷紙品幾乎湮滅殆盡，目前很難採取全面性的觀照。

筆者鎖定此一命題，爬梳個人寓目所及相關臺灣的方志史料、鄉野摭聞、藝文故實，整飭清代官方及私家得藏書狀況，希冀填充清代出版史的另一筆補白。

關鍵詞：清代 臺灣 藏書

*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

一、清代臺灣書籍的流通

陳爾幹在清同治 5 年（1866）2 月 27 日為《張蒼水詩文集》題跋：「每過坊肆，雖殘編墜簡蠹蝕駢損，必一寓目。而忠烈是冊，適雜殘破碑帖中，塵冒塗附，觸手慮穢；見字畫蒼勁，拂拭讀之，乃大驚。益搜得十餘紙，雖損壞，尚可比次；所失多寡，未之或知。」^①提起他在冷攤意外邂逅張煌言撰寫獄中詩草的奇遇。趙之謙也曾提起自己在 19 歲的時後：「於沈氏書攤得《奇零草》殘寫本七葉，雖斷闕不可讀，繹之略存顛末。」^②每逢改朝換代、兵馬倥傯之際，書肆冷攤就成了中國藏書家們尋訪佚籍珍本的最佳管道。

清代臺灣的藏書家依舊傳承前賢遺緒，奔走書肆，樂此不疲。譬如寓居彰化二林堡的同安人洪士暉^③，「家貧嗜學，性好吟咏，見古人詩集必購，雖薪水弗繼，晏如也。」^④擔任彰化縣教諭的柯輅也曾賦詩：「家無醅酒貪留客，橐有俸錢常買書。」^⑤游歷晉江、臺島間的施鈺亦自陳：「性耽詩，未舞象，即多購名人詩集。」^⑥陳震曜撰寫《檳榔閒話》時描述乃父陳植圭「後遊臺，為道署書吏；有餘貲，周恤親黨，多購書教子。」^⑦《澎湖廳志》亦刊錄岐頭社人陳傳生：「與弟大業共敦義讓，衣服飲食必讓美於弟。每遠賈歸，輒市異書滿架，欲令周知古今事。」^⑧瓦硯港下社人方景雲「生平不營產業，喜涉獵說部，每應試有餘貲，則市書籍以歸。」^⑨

唐景崧曾作〈典衣買書〉：「恐失奇書不再逢，狐裘割愛典蒙茸；除藏萬卷真如洗，擁對孤檠幸未冬。」^⑩光緒 18 年（1892）8 月 29 日，蔣師轍在《臺游日記》寫下：「晨，過四洋涇橋旅邸，蓮舫留午飯。飯畢，與

① 張煌言：《張蒼水詩文集》原跋七，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314。

② 同前書，年譜，頁 256。

③ 洪士暉，名壽春，祖籍同安，來臺寓居彰化二林堡（今二林鎮），道光、同治年間人。

④ 周璽：《彰化縣志》卷八〈人物志·流寓〉，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266。

⑤ 廖漢臣：《臺灣省通志稿》〈學藝志·文學篇〉，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頁 14179。

⑥ 施鈺著、楊緒賢標訂：《臺灣別錄》，《臺灣文獻》第 28 卷第 2 期，民國 66 年 6 月 30 日，頁 132。

⑦ 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卷五〈外編·叢談〉，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388。

⑧ 林豪：《澎湖廳志》卷七〈人物上·鄉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254。

⑨ 同前書，卷七〈人物上·文學〉，頁 240。

⑩ 同註 5，頁 14352。

蓉卿同至書肆覓舊本，百不獲一，敗意而歸」。翌日再記：「晨，入城訪鉛澍，知李觀察明日可至。歸徑書肆，為惠庵購《蕭選》及駢體文鈔，皆非善本，取足誦閱而已。」¹¹不過，就在同年9月19日以後，自安平抵臺的浙江餘姚人史久龍，在自撰的《憶臺雜記》當中，對於臺南、臺北兩地的書坊，竟然有遍訪不得的遺憾¹²。

連橫曾透過《臺灣通史》回憶：「橫年十三時，就傅讀書，先君以兩金購《臺灣府志》，授橫曰：『汝為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事』。橫受而誦之，頗病其疏。故自玄黃以來，發誓述作，冀補舊志之缺。」¹³連震東《連雅堂先生家傳》：「少受庭訓，長而好學，稟性聰穎，過眼成誦，先祖父痛愛之，嘗購《臺灣府志》一部授之曰：『汝為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歷史』。後日先生以著《臺灣通史》引為己任，實源於此。」¹⁴筆者判斷引文中的《臺灣府志》，從《臺灣通史》諸多轉載的痕跡來看，應是余文儀的《續修臺灣府志》。方豪則更進一步推論：「連氏所參考者殆為後來之續修本也。」¹⁵

連橫《臺灣詩薈》：「購書不易，而購善本尤難，今之所謂祕籍者，大都摭拾舊時之書而易其名，以欺村愚；故欲購者須自檢點，否則當託通人而買之，方不受其愚。」¹⁶回看《淡水廳志》重刊乾隆53年頒布的〈上諭〉：「近見坊肆間多賣小說，淫辭鄙褻荒唐，瀆亂倫理。不但誘惑愚民，即縉紳子弟，未免游目而蠱心，傷風敗俗，所關非細。著該部通行中外，嚴禁所在書坊，仍賣小說淫辭者，從重治罪。」¹⁷可見清朝太平盛世之際，各地書坊的市場，居然以暢銷小說為宗。

筆者翻檢道光17年（1837）2月，由臺灣府淡水撫民同知婁雲¹⁸刊刷分送的《齊民指掌》¹⁹，就明白規範賣書的條款。上卷《禮律·祭祀門》：「一私刻《地畝經》及占驗推測、妄誕不經之書，售賣圖利，及將舊有書

¹¹ 蔣師轍：《臺游日記》卷四，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137。

¹² 方豪：〈介紹一本未為人知的清季臺灣遊記〉，載於《方豪教授臺灣史論文選集》，臺北：捷幼出版社，民國88年12月，頁597。

¹³ 連橫：《臺灣通史》卷三十五〈列傳七·孝義列傳〉，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990。

¹⁴ 方豪：〈連氏《臺灣通史》新探〉，《文獻專刊》第1卷第4期，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39年12月27日，頁1-4。

¹⁵ 同前註。此文復於民國57年（1968）7月經方氏再修正，載於《方豪教授臺灣史論文選集》，頁518。

¹⁶ 連橫：《臺灣詩薈》（下），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民國66年6月，頁247。

¹⁷ 陳培桂：《淡水廳志》卷五〈志四·學校志·規訓〉，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121。

¹⁸ 婁雲，字秋槎，浙江山陰人，監生。道光16年（1836）由惠安知縣陞任臺灣府淡水撫民同知。

¹⁹ 牌記刊文：「道光丁酉仲春新鐫，板藏福省東街口宋鐘鳴刻坊」，此書今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轄屬的「臺灣傳統版印特藏室」典藏。

板藏匿，不行銷毀者，俱照違制律治罪。」下卷《刑律·賊盜門》：「一凡妄布邪言，書寫張貼，煽惑人心，為首斬立決，為從者斬監候。若造讖緯妖書，妖言傳用惑人不及眾者，改發回城，給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為奴，至狂妄之徒因事造言，捏成歌曲，沿街唱和，及以鄙俚褻嫚之詞，刊刻傳播，審非妖言惑眾者，坐以不應重罪。」「一凡坊肆市賣一應淫詞小說，造作刻印者，係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買看者，杖一百。」《訴訟門》：「一坊肆所刊訟師秘本，如《驚天雷》、《相角法家新書》、《刑臺秦鏡》等一切構訟之書，盡行查禁銷毀，不許售賣，有仍行撰造刻印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將舊書復行印刻及販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買者杖一百，藏匿舊板不行銷毀減刻印一等治罪，藏匿其書照違。」

二、清代臺灣官方、私家藏書情況

（一）官方藏書

雍正 12 年（1734）福建建陽人袁宏仁從福州府學調任，接掌臺灣縣儒學訓導，作〈藏書記〉興歎：「竊見臺地遙隔海天，人材蔚起，而博洽尚鮮其人。揆厥所由，蓋各庠向無藏書，即書肆亦罕售購；雖有聰敏之質，欲求淹貫，庸可得乎？爰置古今載籍六百餘本，貯之廡中，以資諸生借覽；令優生二人掌之，俾永久勿失。然而寒氈力絀，未能多蓄，第以是為權輿也。四庫五車之富，端有望於後之君子。」²⁰乾隆 12 年（1747）《重修臺灣府志》的〈凡例〉亦強調：「臺郡初闢，中土士大夫至止者，類各有著述以紀異；然多散在四方，島嶼固鮮藏書之府也。」²¹然而筆者勾稽史徵，也有以下的官方藏書記錄：

（1）臺灣道署的「萬卷堂」、「芸香室」

光緒 13 年（1887）臺灣兵備道唐景崧，在臺灣道署北邊興築「萬卷堂」貯書，《臺陽見聞錄》：「唐薇卿方伯迎養署中，於署北隙地新葺小室，

²⁰ 同註 7，卷七〈藝文二·記〉，頁 487-488。

²¹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凡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15。

顏曰：『萬卷堂』，備置圖史。」²²《揮塵拾遺》：「景崧藏書固富，曾建『萬卷樓』。」²³連橫也補充：「藏書頗富，左右皆植梅竹。景崧自書一聯曰：『賢者亦樂此，君子不可諠』。今毀。」²⁴繼任的唐贊袞，又在光緒 17 年（1891）擇道署西方興築「芸香室」，以為藏書之所，《臺陽集》詩云：「玉軸牙籤連屋梁，銀魚走避芸葉香；縹緗駢溢富官舍，手書排目如墨莊。」²⁵「官衙鼎鼎厭梁內，我生願飽書中粟；百城未足抵萬卷，汲古心殷曰不足。」²⁶並作〈余好藏書，尤好蓄瓶，鐫有「書癖瓶」之章〉：「積瓶如積書，物常聚所好。積瓶供花養，積書借藜照。古色豔蓬壁，古香溢鄴架。挈智毋自矜，曬腹毋自傲。」²⁷

（2）臺灣府儒學的「典籍庫」

臺灣府儒學「典籍庫」的沿革，早在乾隆 17 年（1752）《重修臺灣縣志》就已經記載乾隆 14 年（1749）的改建情況：「後為崇聖祠，左右兩廊達於廡。祠之夾室為禮樂庫、典籍庫。」²⁸巡臺御史楊開鼎也敘述：「崇聖祠舊逼處殿後，拓丈有六尺。」²⁹乾隆 39 年（1774）《續修臺灣府志》：「祠左右為禮樂庫、典籍庫。」³⁰嘉慶 12 年（1807）《續修臺灣縣志》：「（康熙）五十一年，巡道陳瓚修，於啟聖祠左右，分建六齋，曰：六德齋。祠下左為名宦祠，右為鄉賢祠。…（乾隆）十四年，廩生侯世輝等捐貲請大修，凡諸規制多所改葺。於是改六德齋為典籍庫，徙名宦、鄉賢祠於廟門之外。」³¹明治 31 年（1898）日人在孔廟設立第一公學校，「典籍庫」更名為「書庫」，直到民國 49 年（1960）損毀，臺南市政府始得重修。³²筆者曾經寓目余文儀《重修臺灣府志》的存世刊本，封面印刷黃色紙，其上鏤鏤「《臺灣府志》：板藏府學典籍庫」，證明該處亦有收藏志書板片的功能。

²² 唐贊袞：《臺陽見聞錄》卷下〈勝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129。

²³ 鄭喜夫：《丘倉海先生年譜初稿》，臺南：作者自印本，民國 64 年 10 月初版，頁 21。

²⁴ 連橫：《雅堂文集》卷三〈筆記·臺南古蹟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251。

²⁵ 《臺灣關係文獻集零》（十六）《臺陽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145。

²⁶ 同前註，頁 168。

²⁷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卷五〈學校志·學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143。

²⁸ 同前註，頁 144。

²⁹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八〈學校·學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340。

³⁰ 同註 7，卷三〈學志·學宮〉，頁 146：「雍正元年，詔以啟聖祠為崇聖祠。」又參見雍正 2 年（1724）3 月，臺灣知府高鐸等勒石〈諭封孔子五代王爵碑〉，今存臺南孔廟。

³¹ 李冕世：〈「全臺首學」的文廟〉，《史蹟考》第 3 期，臺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史蹟研究室，民國 64 年 6 月，頁 5-44。

(3) 臺北府試院的「臺灣通志總局」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光緒十八年在臺北府試院內所設之『臺灣通志總局』，所蒐集之古今參考圖書，其數量據稱約達萬餘卷云。」³²目的在於運用「志局」的特定空間收納，集中徵求的紙本文獻，提供修志君子引用的參考。

(4) 臺灣書院的藏書

中國書院的特色之一是將科舉教育、學術研究與圖書館、出版機關的功能結合。自宋迄清，書院數以千計，典藏書籍屢見層出，不過刻過書的書院僅是少數，臺地亦同。

臺南的海東書院，連橫撰寫〈臺南古蹟志〉言及：「榕壇，在海東書院內，為徐樹人觀察講學之所。…改隸後，為軍隊所據，藏書盡燬。而榕尚存。然棟敗椽傾，不堪過問矣。」³³《雅言》亦載：「院中藏書甚富，多官局之版，歷任巡道每有購置。乙未之役，悉遭燒毀；府、縣誌版用以炊薪，是誠臺灣文化之不幸矣！」³⁴《臺灣通史》：「初，海東書院藏書頗富，至是亦遭兵燹，而臺灣之文獻亡矣。」³⁵昔日院內藏書，筆者蒐得《孟子》殘本三卷，每卷首葉鈐入「海東書院藏書」印文，彌足珍貴。

宜蘭的仰山書院，翻見咸豐2年（1852）《噶瑪蘭廳志》載明：「蘭中向無子、史書。道光六年，孫文靖爾準制軍時為閩撫，按部入蘭，見諸生有嚮學之志，因就鼇峰藏書中，抽發《遷史》以下四十六種，運存仰山書院，以為諸生稽覽之佐。」³⁶鹿港的文開書院，追溯同治8年（1869）鹿港同知孫壽銘重修書院之際，院內藏書即逾兩萬餘部、三十萬卷；光緒初年，理番分府蔡嘉穀曾經將當地富室的罰鍰，購買圖書數千卷，藏之書院；陞任彰化知縣以後，他又支出公款銀五百兩購置書籍120部，贈予書院。

³⁷

臺北的登瀛書院，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談到：「（光緒）十六年，

³²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中卷〈第四章：圖書蒐集〉，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0年6月，頁70。

³³ 同註24，頁250-251。

³⁴ 連橫：《雅言》，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58。

³⁵ 同註13，卷二十四〈藝文志〉，頁617。

³⁶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八〈雜識下·紀物〉，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436。

³⁷ 單文經：〈一八九五年以前鹿港教育史初探〉，載於《教育研究集刊》第40輯，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民國87年1月，頁131-132、139。單文經歸納《臺灣省通志稿》、《鹿港鄉土史料》、《鹿港街街勢一覽表》、《鹿港圖書館記》撰成文開書院「藏書」一節，詳實可信。

臺北知府雷其達於臺北城內新建登瀛書院之際，同時附設文庫，蒐集古今圖書，以便利肄業之諸生。」³⁸至於學海書院，光緒 18 年（1892）閏 6 月 11 日蔣師轍《臺游日記》指稱：「余時擬志目，粘於東壁，〈經籍考〉下注云：『海外荒陋，私家著述，不能盈卷，聞學海書院藏書頗富，歷朝頒發學宮典籍亦當具存，擬仿同治《上江志》例，編目彙載，以視嚮學之士，俾無書可讀者知所就資焉。』」³⁹

〔附表一〕清代臺灣官方藏書簡表

藏書單位	藏書情況	資料來源
臺灣道署萬卷堂	唐景崧興建，藏書頗富。	《臺陽見聞錄》、《雅堂文集》
臺灣道署芸香室	唐贊袞興建，藏書亦蓄瓶。	《臺陽集》
臺灣府儒學	袁宏仁購置六百餘本。	〈藏書記〉
臺灣府儒學崇聖祠典籍庫	典藏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書板。	《重修臺灣縣志》
臺北府試院內臺灣通志總局	蒐集古今參考圖書達萬餘卷。	《臺灣文化志》
臺南海東書院	藏書甚富，多官局之版，歷任巡道每有購置。	《臺灣通史》、《雅言》、《臺南古蹟志》
宜蘭仰山書院	孫爾準撥福州鼇峰書院所藏《史記》等 46 種移入。	《噶瑪蘭廳志》
鹿港文開書院	同治 8 年（1869）藏書達兩萬餘部、三十萬卷。光緒年間陸續購藏。	《臺灣省通志稿》、《鹿港鄉土史料》、《鹿港街街勢一覽表》、《鹿港圖書館記》
臺北登瀛書院	附設文庫，蒐集古今圖書，以便利肄業諸生	《臺灣文化志》
臺北學海書院	藏書頗富。	《臺游日記》

³⁸ 同註 32。³⁹ 同註 11，卷三，頁 94-95。

(二) 私家藏書

康熙 20 年 (1681) 上奏彈劾姚啓聖的左都御史徐元文，他曾與黃宗羲一同監修《明史》，在罷官求去之際：「辭朝謝恩，輕舟首塗。過臨清，權關者呵止之；謂：『相君歸裝，必有贏餘，可搆以罪』。登舟大索，至醬甌之屬無不發視。而公舟中衣服、雜器外，惟圖書數千卷及光祿饌金三百而已；皆嘆喟，歎好官不置。」⁴⁰類似的例子臺灣也發生，曾經擔任鹿耳門同知、調北路理番同知的朱景英，在仕宦告歸之際，檢視行囊竟然「圖書外，無餘蓄。」⁴¹

康熙年間應臺灣知府張一魁的推薦，抵臺編修臺灣志稿的邵武人施鴻，自己「藏書近萬卷，手自讎校。」⁴²臺邑人章甫曾經寫作〈遊火山記〉，描述他在乾隆 57 年 (1792) 的冬天，迷途中投宿在赤山保山莊，意外邂逅一位老翁葛任天，「茅亭顏曰：『亭亭』，昭其潔也。亭中題詩，大類吾野派。簿有圖書，云是三、兩山童，不時訓厥蒙也。」⁴³嘉慶 19 年 (1814) 章甫又作〈李爾沖杜對海招訪山莊友人〉詩云：「故人新築讀書軒，簿有圖書古意存。」⁴⁴嘉慶 21 年 (1816) 陳朝修為章甫《半崧集》題跋，回想恩師「坐擁百城，築倉藏富。」⁴⁵另外系出同門的施鈺也說自己受到老師的影響：「性耽詩，未舞象，即多購名人詩集。」⁴⁶「我家有藏書，羅列架連屋。」⁴⁷除此以外，筆者再援引臺南及臺灣各地藏書家、藏書樓的記載。

(1) 臺南「窺園」、「晚香樓」

咸豐 10 年 (1860) 許廷璋帶著年僅六歲，在府城西定坊武館街出生的三子許南英，舉家遷居到南門東安坊的馬公廟旁邊，於是「赤嵌城南故居有地數弓，雜蒔花木，署曰：窺園。」⁴⁸自號「窺園主人」的許南英，便在自宅聚書設帳，光緒 13 年 (1887) 寫下〈雜興〉：「案頭書卷堪為友，

⁴⁰ 《清耆獻類徵選編》卷七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625。

⁴¹ 《清耆獻類徵選編》卷九中，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884。

⁴² 《福建通志臺灣府》人物〈國朝儒林傳〉，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825。

⁴³ 章甫：《半崧集簡編》，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70-71。

⁴⁴ 同註 43，頁 39。

⁴⁵ 同註 43，頁 81。

⁴⁶ 同註 43，頁 80。

⁴⁷ 同註 6，頁 125。

⁴⁸ 許南英：《窺園留草》，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3。

籬角梅花即是春。」⁴⁹又作〈雨夜不寐〉：「煮茗白沙泉細沸，拾書紅蠟燭頻燒。」⁵⁰光緒 19 年（1893）再寫〈窺園漫興〉：「容我讀書皆造化，課人藝圃亦經綸。」⁵¹光緒 21 年（1895）乘船內渡，盡棄家業，不禁悲擬〈寄臺南諸友〉：「身世今萍梗，圖書舊劫灰。」⁵²又作〈題畫梅贈宗人穆堂同年〉：「金石圖書付劫灰，那堪問訊故園梅。」⁵³

「晚香樓」則是臺南士紳吳筱霞的私人別業，大正元年（1912）許南英作〈晚香樓即景〉：「一瞥滄桑十八年，延陵齋館已雲煙。尚餘青草數弓地，況是黃花九月天。博雅參觀方物貴，清高親炙主人賢。兒時我亦頻來此，再上高樓獨愴然。」詩題註明：「樓為吳紳書齋。日人領土後，改為博物館，原田春境君管理。」⁵⁴

（2）北斗「螺青書屋」、彰化「古香樓」

道光 16 年（1836）在《彰化縣志》中署名「桃源諸生」的寓臺文人陳書，寫下〈螺青書屋〉：「案少奇珍惟筆硯，囊無長物只琴書。螺青社裏頻開帳，瀟灑襟懷定屬余。」⁵⁵《彰化縣志》亦載：「螺青社，在北斗街文祠內。」⁵⁶「螺青書屋」應是附屬北斗街文祠的的藏書之所。

咸豐 9 年（1859）中舉的陳肇興，選擇在孔廟旁的自宅中興築「古香樓」，讀書詠詩自娛。嘗自擬〈古香樓落成移居即事〉：「為藏萬卷築高樓，鄰架曹倉次第收。四壁詩箋書五色，一窗燈火照千秋。」⁵⁷「百尺元龍寄興長，圖書插架一樓香。」⁵⁸同治元年（1862）戴萬生變，彰城陷，陳肇興慨然投筆從戎，謀義旅，助官平變，在動亂中「提攜數書卷，跋涉萬山程。」⁵⁹並作〈憶故居〉：「萬卷圖書歸浩劫，一年文武畢今朝。可憐嘔盡心頭血，千首詩都付火燒。」「玻瓈牖下安吟榻，錦繡堂前掛報書。四壁祇今何所有，空聞烏雀噪階除。」⁶⁰「小築吟樓號『古香』，半儲書畫半巾箱。」

⁴⁹ 同註 48，頁 18。

⁵⁰ 同註 48，頁 19。

⁵¹ 同註 48，頁 27；許南英自光緒 9 年（1883）開始在「窺園」前的「聞樞學舍」開館授徒。

⁵² 同註 48，頁 35。

⁵³ 同註 48，頁 36。

⁵⁴ 同註 48，頁 122。

⁵⁵ 同註 4，卷十二〈藝文志·詩〉，頁 487。

⁵⁶ 同註 4，卷四〈學校志·書院·社學附〉，頁 149。

⁵⁷ 陳肇興：《陶村詩稿》卷三，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42。

⁵⁸ 同註 57，頁 43。

⁵⁹ 同註 57，卷八，頁 133。

山橫定寨青排闥，樹接豐亭綠過牆。」⁶⁰翌年，他再寫〈玉潭庄與黃實卿明經夜話〉：「自從狐豕蹂鄉閭，老豸毒手飽摧折。萬卷圖書輒轉空，一家兒女流離活。」⁶¹

(3) 神岡「筱雲軒」、霧峰「萊園」

神岡「筱雲軒」是由當地鄉紳呂炳南獨資興築，吳子光親題門聯：「筱環老屋三分水，雲護名山萬卷書」⁶²，並且撰寫〈筱雲軒藏書記〉：「呂君性風雅，禮賢下士，…其家聚書萬卷，一一編摩而貫串之。…軒中藏書通計二萬一千三百三十四卷。」⁶³又作〈候補訓導邑庠生呂公傳〉：「為奉母故，新築第宅一區，樓臺花木，壯麗甲於海東。置書籍數萬卷，自經史子集以迄雀籙雜碑之類，皆羅列一室中，有顧阿瑛玉山堂風味。」⁶⁴王松《臺陽詩話》：「彰化三角仔莊呂汝玉、汝修、錫圭昆季，俱茂才；有『筱雲軒』藏書二萬餘卷。」⁶⁵連橫〈邱逢甲列傳〉：「年十三入泮。時吳子光設教呂氏之『筱雲山莊』，藏書富。逢甲負笈從，博覽群籍，遂以詩文鳴里中。」⁶⁶許南英《窺園留草》：「重瞻標格真名士，得讀嬛嬛勝拜官。」⁶⁷王少濤〈題筱雲山莊〉：「此間堪遁世，萬卷自優游。」⁶⁸

霧峰林家的「萊園」始建於光緒初年，由林允卿手築，園中的「五桂樓」，《臺灣贅談》提起：「為園主人會讌之所，樓上藏書滿架，金石之屬，璀璨陸離。」⁶⁹

(4) 苗栗「煥藜園」

《苗栗縣志》有錄：「劉宣謨，芎蕉灣人。席祖父業，富於財。為人樸訥，無奇能；其大者，在築學舍，多金延師以訓子弟。此外，蓄書籍、買法帖、求名畫、栽養花木為樂；名其園曰：煥藜園。」⁷⁰

⁶⁰ 同註 57，卷七，頁 102。

⁶¹ 同註 57，卷八，頁 136。

⁶² 王松：《臺陽詩話》下卷，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49。

⁶³ 吳子光：《一肚皮集》卷七，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原刊本，葉 20-22。

⁶⁴ 吳子光：《臺灣紀事》附錄一，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55。

⁶⁵ 同註 62。

⁶⁶ 同註 13，卷卅六〈列傳八〉，頁 1033。

⁶⁷ 同註 48，頁 21。

⁶⁸ 連橫：《臺灣詩薈》(上)，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民國 66 年 6 月，頁 438。

⁶⁹ 邱秀堂：《觀海粹編》，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民國 69 年 3 月，頁 128。

⁷⁰ 沈茂蔭：《苗栗縣志》卷十六〈志餘·紀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250-251。

(5) 新竹「潛園」、「北郭園」、「十癖齋」

出身新竹巨室的林占梅，在西門城內自宅興築「潛園」，同時「延聘海內知名士吟嘯其間，文采風流，賓主竝美。」⁷¹園中藏書之所有兩處，一是林祥瑞的「虹貫月樓」，咸豐 10 年（1860）其子林占梅作〈虹貫月樓爲先世藏書所暉褫富繁日久多致殘蝕修葺之餘感賦此詩〉：「貫虹樓上舊藏書，充棟橫陳富五車。亂部柳州屯野馬，倒流蘇海簇蟬魚。多同魯鼓亡章法，恰肖秦篇拾燼餘。閱月晴窗勤檢葺，已從玩愒悔當初。」⁷²一是「二十六宜梅花書屋」，亦簡稱「梅花書屋」，曾被王松譽爲潛園最勝處，《百年見聞肚皮集》：「羅致字畫古董，蒐集古今密藏叢書。」⁷³然而日本入臺之後「其所存金石、圖書、良琴、古硯諸異珍，至今盡歸烏有，殊堪憫惜。」

⁷⁴

咸豐元年（1851）林占梅自作〈偶成〉：「撫琴餘興事吟箋，歲序消磨鄰架邊。」⁷⁵隔年又寫〈閒興〉：「萬軸牙籤一畝居，翫塵遠隔愛吾廬。…嘯傲閒身已十年，百花深處擁書眠。」⁷⁶咸豐 4 年（1854）再賦〈感懷〉：「十年虛墨稼，萬笏只書城。」⁷⁷翌年另作〈遣懷〉：「坐擁圖書富，居環竹木榮。」⁷⁸同治元年（1862）擬作〈曉晴散步遣懷〉：「列架圖書數萬篇，得意欣然自藏錄。」⁷⁹然而，到了日治時期連橫記錄：「今已毀，唯梅尚有存者。」⁸⁰

被王松譽爲「池亭之勝、賓主之美，甲於海外。」⁸¹的「北郭園」，這是開臺進士鄭用錫自道光 30 年（1850）秋天至咸豐 4 年（1854）購地興築，「欣將隙地資歸隱，聊借餘年讀舊書。」⁸²，成爲晚年讀書自娛的園林，在此他寫下不少披閱典籍的謳歌，如〈讀書〉：「自笑前身一蠹魚，白頭仍向西山居。千秋於我終烏有，萬卷如今付子虛。祇此嗜痂留痼癖，

⁷¹ 同註 62，上卷，頁 9。

⁷² 林占梅：《潛園琴餘草簡編》，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114。

⁷³ 恽我氏：《百年見聞肚皮集》，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民國 85 年 2 月初版，頁 114-115。

⁷⁴ 同註 62，上卷，頁 5。

⁷⁵ 同註 72，頁 10。

⁷⁶ 同註 72，頁 21。

⁷⁷ 同註 72，頁 45。

⁷⁸ 同註 72，頁 75。

⁷⁹ 同註 72，頁 129-130。

⁸⁰ 同註 74。

⁸¹ 同註 62，下卷，頁 43。

⁸² 鄭用錫：《北郭園詩鈔》卷三，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41。

忽將食跡棄殘餘。窮年兀兀無長策，不為功名亦讀書。」⁸³〈深院讀書〉：「逍遙深院裏，一片讀書聲。金石開環堵，應推福地名。」⁸⁴〈新春〉：「春漏日遲鐘報晷，蕭齋書積架分籤。」⁸⁵

新竹縣學廩貢生陳朝龍，曾經在「明志書院」講學，王松《臺陽詩話》記載：「陳子潛廣文工詩文，藏書頗富。…題其所寓曰：『十癖齋』，蓋其嗜癖固不僅詩、文、酒已也。」⁸⁶

（6）板橋「汲古書屋」

光緒 19 年（1893）修築完成的林本源庭園，俗稱「林家花園」，亦名「板橋別墅」，園中首景當推「汲古書屋」，襲用明朝蘇州府常熟縣藏書名家毛晉的「汲古閣」，珍藏不少善本古籍及字畫。蘇大山曾作〈板橋別墅雜詠〉：「無忘學業得修綆，插架圖書發古香。」⁸⁷日治時期盛況不復，王少濤〈林氏板橋別墅歡迎藤波千谿詩伯雜詠〉：「四面玻璃返照虛，空齋不見舊藏書。猶存汲古之懸額，篇卷都歸飽蠹魚。」⁸⁸

（7）臺北「棲野巢」、「太古巢」

隨父渡臺的同安人陳遜言，以「悅記」為號經商，嘉慶 12 年（1807）徙居淡水廳大龍峒街，擴建祖宅大厝。道光 28 年（1848）他用租息充作「學海書院」的肄業資，並且捐建學宮城垣，立義倉義渡。⁸⁹《臺灣文化志》：「夙注意育英，自家庭師教育子弟，復拓舍，除居喜從遊者外，通經使子集，多積藏書便以閱覽。」⁹⁰歿後，四子陳維英賡續父志，樂善號施，支持「學海書院」，創立「樹人書院」。道光 22 年（1842）挑選觀音山麓的獅子巖，修建別業，額曰：「棲野巢」，落成後鄭用錫親自拜訪，飲酒賦詩：「牙籤架上書千卷，錦纜門前水一灣。」⁹¹咸豐 3 年（1853）燬於頂下郊拚的械鬥，七年後再擇圓山東麓劍潭之畔，興築「太古巢」別墅，作

⁸³ 同註 82，卷四，頁 55。

⁸⁴ 同註 82，卷五，頁 70。

⁸⁵ 同註 82，卷三，頁 44。

⁸⁶ 同註 62，上卷，頁 27。

⁸⁷ 蘇大山：《紅蘭館詩鈔》，民國 17 年紅蘭館排印本，泉州圖書館藏本，第 7 卷第 6 葉。

⁸⁸ 《臺灣教育》第 293 號，大正 15 年 10 月 30 日，漢文版頁 7-8。

⁸⁹ 同註 17，卷九中〈列傳二·先正〉，頁 271-272。

⁹⁰ 同註 32。

⁹¹ 同註 82，卷三，頁 40。句中「水一灣」即指淡水河。

為讀史溫經、頤情養性的所在。⁹²

(8) 澎湖的藏書家

道光 15 年 (1835) 澎湖諸生蔡廷蘭在福州鄉試考畢歸程之中，遭遇颱風漂流越南的奇遇，乃撰成《海南雜著》。周凱為這位高徒撰序時，回憶起他在道光 12 年 (1832) 授福建興泉永道，奉檄賑澎湖，見到蔡廷蘭「生以島無藏書可讀，就郡力學。」⁹³可知當時澎湖書籍貧乏，學子只得赴臺南尋書；再翻檢《澎湖廳志》筆者剔出 4 則藏書史料，除開已經介紹過的陳傅生及方景雲，還有湖西社人辛齊光「由臺灣府學，嘉慶六年歲貢，癸酉科欽賜舉人。家頗裕，樂善好施。…歸課子孫，藏書滿家，留心考據。」⁹⁴東衛社人呂成家「少聰慧能詩，又能琴箏，屢試不售，遂絕意功名。置一齋，嘯臥其中。圖書花鳥，呼酒談棋，有以自樂。」⁹⁵

〔附表二〕清代臺灣私家藏書簡表

藏書者	藏書所	存在時間	藏書情況	資料來源
施鴻		康熙年間	藏書近萬卷。	《重纂福建通志》
葛任天	赤山保山莊	乾隆 57 年	薄有圖書。	《半崧集》
章甫友人	山莊築讀書軒	嘉慶 19 年	薄有圖書古意存。	《半崧集》
章甫	自宅	嘉慶年間	坐擁百城，築倉藏富。	《半崧集》
施鈺	自宅	嘉慶年間	多購名人詩集。	《半崧集》
吳筱霞	臺南晚香樓	咸豐年間	書齋。	《窺園留草》
許南英	臺南窺園	咸豐 10 年	案頭書卷堪為友。	《窺園留草》
陳書	北斗螺青書屋	道光 16 年	案少奇珍惟筆硯，囊無長物只琴書。	《彰化縣志》
陳肇興	彰化古香樓	咸豐 9 年	為藏萬卷築高樓，鄴架曹倉次第收。	《陶村詩稿》

⁹² 徐麗霞：〈陳維英之別業：太古巢與棲野巢〉(一)至(四)，載於《中國語文》第 547 至 550 期，臺北：中國語文月刊社，民國 92 年 1 至 4 月。

⁹³ 周凱：《內自訟齋文選》(《海南雜著》序)，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54。

⁹⁴ 同註 8，卷七〈人物上·文學〉，頁 236。

⁹⁵ 同前註。

呂炳南	彰化縣揀東上堡 三角仔庄筱雲軒	咸同年間	置書籍數萬卷，自經史 子集以迄雀籙雞碑之類 計二萬一千三百三十四 卷。	《一肚皮集》 《臺灣紀事》
林允卿	霧峰萊園	光緒初年	藏書滿架。	《臺灣贅談》
劉宣謨	煥藜園	光緒年間	蓄書籍、買法帖、求名畫。	《苗栗縣志》
林祥瑞	新竹城西門內潛 園虹貫月樓	咸豐 10 年重 修	充棟橫陳富五車。	《潛園琴餘草》
林占梅	新竹城西門內潛 園二十六宜梅花 書屋	咸豐元年	歲序消摩鄴架邊；萬軸牙籤 一畝居；萬笏只書城；坐擁 圖書富；列架圖書數萬篇。	《潛園琴餘草》、《百 年見聞肚皮集》
鄭用錫	新竹北郭園	道光 30 年	蕭齋書積架分籤；詩書滿架 作生涯。	《北郭園全集》
陳朝龍	新竹十癖齋	光緒年間	藏書頗富。	《臺陽詩話》
林維源	板橋汲古書屋	光緒 19 年	插架圖書發古香。	《紅蘭館詩鈔》
陳遜言	大龍峒街悅記祖 宅	嘉慶 12 年	多積藏書便以閱覽。	《淡水廳志》 《臺灣文化志》
陳維英	棲野巢	道光 22 年	牙籤架上書千卷。	《北郭園全集》
	太古巢	咸豐 10 年		
辛齊光	澎湖大山嶼奎壁 澳湖西社自宅	嘉慶年間	藏書滿家。	《澎湖廳志》
呂成家	澎湖東衛社自宅		圖書花鳥，呼酒談棋，有以 自樂。	《澎湖廳志》
陳傅生	澎湖北山嶼鎮海 澳崎頭社自宅		每遠賈歸，輒市異書滿架。	《澎湖廳志》
方景雲	澎湖北山嶼瓦硿 巷瓦硿巷社自宅		喜涉獵說部，每應試有餘 貲，則市書籍以歸。	《澎湖廳志》

三、清代臺灣的書厄

《臺灣詩乘》：「余閱邑志所載臺人著作，…大都有目無書。…蓋以臺灣剝削尚少，印書頗難。而前人著作，又未敢輕率付梓，藏之家中，以俟後人；子孫而賢，則知寶貴，傳之藝苑；否則徒供蠹食，甚者付之一炬。以吾所見，固不繫其家之貧富也。…然後知著書非難，而能傳之為難。」⁹⁶由連橫的興歎可見臺南刻書大不易，筆者於本節將加諸於典籍文獻的自然、人爲因素，逐一排比，反映昔日保存流傳的艱辛歷程。

（一）自然因素

1. 海難

「臺灣處大海之上，黑潮所經，風濤噴薄；偶一不慎，舟輒漂溺，從前泛海者深以為險。」⁹⁷這是連橫作《臺灣詩乘》的看法。其實，早於康熙 44 年（1705）孫元衡曾經寫下〈余自廈澳渡海，以藏書五簞寄榕城海舶中，抵臺而書先至矣，檢點無恙，率賦一詩〉：「螢火自今添燿燿，蠹魚先我歷風波。古人未死真堪友，痛哭相逢又嘯歌。」⁹⁸生動刻畫出喜極而泣的儒官心事，雖然，這已經算是運氣極佳者。

道光 28 年（1848）徐宗幹在斐亭編輯《測海錄》，在第 16 葉〈雜記〉的首條，就開列當時橫渡臺灣海峽時心靈寄託的寶典：「《太上感應篇》、《關聖覺世經》、《文昌陰騭文》等書敬攜登舟供于天后前，以祈平安。」可是，吳德功作〈哭醒甫老夫子〉，詩後卻註：「公著《東瀛集》十卷，皆有論；去年遭風，沉沒海中。」⁹⁹光緒 19 年（1893）他又寫〈癸巳鄉試遇風泊舟不行〉：「試罷歸家急，攜朋共買舟。鄉關千里遠，風雨一天秋。筍篋堆船積，波濤阻客留。高堂殷盼望，何日卜刀頭。」¹⁰⁰造化弄人，黑水溝的肆虐無情，讓書本淪為波臣，使倖免滅頂的書癡情何以堪！

2. 地震

⁹⁶ 連橫：《臺灣詩乘》卷三，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142。

⁹⁷ 同前註，卷二，頁 56。

⁹⁸ 孫元衡：《赤嵌集》卷一，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7。

⁹⁹ 《臺灣詩鈔》卷十一，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191。

¹⁰⁰ 林文龍：《臺灣詩錄拾遺》，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68 年 12 月 31 日，頁 175。

同治元年（1862）5月11日，臺南發生大地震，丁曰健〈修造臺澎提學道署初記〉：「郡地大震，而斯署傾動坍塌若是之暴也。」¹⁰¹〈再記〉又云：「道署因震災傾圮，亦以上元日興修，自春徂秋，克葺厥事。」¹⁰²黃清淵於自著《茅港尾記略》〈紀震災〉中描述：「亥刻，乃有怪聲起自東南來。始聞之，恍若遠雷，繼則翻江作浪，坤輿簸播，樹末一拂，幾與地齊，屋宇推傾，如同山倒，瞬息萬聲怒號，又轟然一聲，而三進敕封巍峨之天后宮，亦圮。」¹⁰³唐景崧在光緒18年（1892）6月30日，與蔣師轍晤談：「同治十二年地大震，署宇半圮，文牘皆沒於泥塗，百不存一矣。」¹⁰⁴面對突如其來、無法預警的震撼，措手不及的皂隸逃生尚且不能自保，何況災後重建的復原不力，兩相摧折，脆若如紙的檔案刻書豈能倖存？

3. 蟲噬

鄭兼才曾經針對魯鼎梅纂修的《重修臺灣縣志》提出檢討：「歲月既久，檔案漸蝕；及今僅得詢諸故老，取信後人。」¹⁰⁵施鈺〈秋日寄黃子昌兼示兒輩〉：「我家有藏書，羅列架連屋。弱冠事奔波，徒飽蠹魚腹。」¹⁰⁶王開運〈幸盒隨筆〉：「古人謂司書之神曰『長恩』，於除夕呼其名祭之，則鼠不敢嚙、蠹魚不生。」¹⁰⁷連橫《雅言》：「吾鄉陳星舟先生震曜，純儒也；嘉慶十五年，以優行貢成均。後任陝西寧羌州，歸時得漢、唐碑帖兩篋；子孫不知寶重，蠹食殆盡。余過其家，猶及一見。其後問之，則已投諸火矣，惜哉！」¹⁰⁸這些都是在管理不善之際，留予蟲蟻有機可乘的因緣。

不過，蟲災最慘重者莫過於徐宗幹的經歷。咸豐3年（1853）5月5日，他在日記寫下：「署中衣物無多，皆不顧。惟書籍卷冊三十年心血所存，不忍付之兵燹，始而埋甕於地以藏之；繼移至軍工廠神龕內，並語紳士門人：『萬一有變，請寄之家』。事定取出，皆為白蟻所蝕，盡為齏粉。愛之適以害之，過於求成而反敗者，類如此。然民間謠傳皆金葉云。」¹⁰⁹藏書家的心血竟被訛傳為金葉，民智之愚不可及，莫此為甚！咸豐4年

¹⁰¹ 丁曰健：《治臺必告錄》卷八，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592。

¹⁰² 同前註，頁594。

¹⁰³ 黃禪園：〈紀震災〉，《三六九小報》第261號，昭和8年2月13日。

¹⁰⁴ 同註11，卷三，頁85。

¹⁰⁵ 鄭兼才：《六亭文選》雜著卷四，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106。

¹⁰⁶ 同註6，頁125。

¹⁰⁷ 王開運：〈幸盒隨筆〉，《三六九小報》第12號，昭和5年10月16日。

¹⁰⁸ 同註34。

¹⁰⁹ 徐宗幹：《斯未信齋雜錄》〈癸丑日記〉，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90。

(1854) 12月24日，他又追憶起去年的教訓：「咸豐癸丑，臺陽寇警，僕人以書笥窟地藏之，思其半生心血化為劫灰也。逾三月，全臺平，鄉人王禮堂發其覆，皆成泥沙，為白蟻食者過半矣。擬存什之四、五，殘篇斷簡，攜返榕城。於乎！宦游三十餘年，存者僅此耳。道路萑苻之患、風濤戎馬之驚，尚不至即與草木同腐，又幸之幸者也。」¹¹⁰徐宗幹本來還珍藏林則徐的親筆手札，就是因為「臺陽之亂，藏壁間，螻蟻食之過半。」¹¹¹而深引為憾！

4. 煙薰

主祀馬公爺的府城東安坊馬公廟，在咸豐6年(1856)8月樹立起〈重建馬公廟捐緣啓〉石碑，描述重修以後的廟貌「鴨爐香靄，數年之棟宇飛塵；鳥革雲封，半壁之圖書成墨。」¹¹²可以看到善男信女點燃繚繞香火，日積月累地薰陶，對於紙本書籍的破壞力。加上臺南地氣潮濕，營造霉蝕風化的環境，自然消長中木質雕板逐漸腐爛斷裂、變形滲漫。

(二) 人為因素

臺籍文士寫作勤快者譬如：板橋林景喬「年才而立，著書盈篋。」¹¹³霧峰林幼春「年才弱冠，著書滿家。」¹¹⁴臺中王石鵬「著書豈盡鳴孤憤，愛國從來屬少年。」¹¹⁵但是鹿港陳懷澄卻反對：「古來名士惟耽酒，老去才人盡著書。」¹¹⁶所以不論囿於先天的文學天份，後來的啓蒙開發、生命閱歷，也是文人著書立說的考量。連橫在《臺灣詩薈》著墨：「古人著書，視為難事，凡立一說，必竭畢生之精力為之，而後足垂不朽。」¹¹⁷惟歷來刻書尚見幾則人為因素的阻擾及破壞：

1. 印書價昂

臺南米街進士施瓊芳曾經撰寫〈《增輯敬信錄》序〉，發抒感想：「臺

¹¹⁰ 同前註，頁95。

¹¹¹ 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三〈藝文〉，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145。

¹¹² 《臺灣南部碑文集成》〈甲·記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315。

¹¹³ 同註62，上卷，頁37。

¹¹⁴ 同註62，上卷，頁30。

¹¹⁵ 同註113。

¹¹⁶ 同註62，上卷，頁12。

¹¹⁷ 同註16，頁240。

地工料頗昂，所有風世諸書，多從內郡刷來。」¹¹¹再者，臺地印書用紙仍需仰賴外地進口，造成刻書不易、所費不貲，成為作者最費心傷神的因素。洪棄生賦詩〈近年薄置田畝，擬待拙著集成，變鬻以供剞劂。特恐所作不值一文，不免詭癡符之誚也。詩以誌之〉，詩云：「吾也作詩豫買田，為口腹計謀朝饘。他日詩成待傳後，吾賣吾產刊遺編。此志非奢良易遂，此筆再支三十年。」¹¹²

至於家道中落、資金破產的遺族，因為出版經費籌措無方，當然放棄印書，試看臺南舉人蔡國琳身後淒涼，連橫興歎：「文人著書，嘔盡心血，必須及身刊行，可方自慰。若委之子孫，則每多零落。蔡玉屏山長以儒素起家，積資三十餘萬，身死未幾，而產已破。《叢桂山房》之詩集不知能保全歟？或曰：玉屏死而有知，不哭其詩之不傳，而哭其財之不守。」¹²⁰廖漢臣補充：「遺有《叢桂齋詩鈔》四卷，未梓。後，其子鷺生將其遺書及遺稿一併出售鄉人何義。何氏原擬於其所營永豐公司設一資料室，不幸急逝。據云遺稿尚存於何氏北投別墅中，猶未為刊刻行世，殊可惜也。」¹²¹而蔡氏長女蔡碧吟的際遇也不遑多讓，王國璠著錄：「她所作的詩有二卷，與蔡國琳的《叢桂堂詩鈔》合在一起。因為臺南的士君子，不滿她委身羅秀惠，逐走王罔市，沒有替她刊行，漸漸的，人被遺忘了，詩也失傳了。」¹²²

2. 子孫不肖

往昔文人謝世身後，家屬對於遺著的處置，通常就是將刊本、鈔稿一齊火化陪葬，連橫為此提出質疑：「人當積錢乎？錢婁多而子孫婁驕縱。人當積書乎？書婁富而子孫婁愚魯。吾嘗見衣冠之族，數傳凌夷，其後人貧不能自立，日抱先人之零縑斷素，入市易米，至不得一飽；甚者且舉先人著作而盡焚之。故鬼有知，能無痛哭？」¹²³所以，鄭十洲在哀悼亡友劉梅溪，也不禁發出惋惜之鳴：「亂書叢雜舊吟詩，片紙如珠拾靡遺。珍重半生心血在，為君抱病檢多時。」¹²⁴大正 14 年（1925）3 月，連橫再發表

¹¹¹ 施瓊芳：《石蘭山館遺稿（上）》，《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 1 輯，臺北：龍文出版社，民國 81 年 3 月，頁 7。

¹¹² 洪棄生：《寄鶴齋選集》〈詩選·詩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340。

¹²⁰ 同註 24，卷四〈筆記·詩蒼餘墨〉，頁 294。

¹²¹ 同註 5，頁 61。

¹²² 王國璠、邱勝安：《三百年來臺灣作家與作品》，高雄：臺灣時報社，民國 66 年 8 月初版，頁 136。

¹²³ 同註 24，卷一〈序跋〉，頁 55。

¹²⁴ 同註 62，上卷，頁 39。

〈啜茗錄〉：「臺北陳迂谷廣文，著《偷閒集》四卷，沒後未刻。前年有某君欲為代印，其後人竟索萬金，事遂中止。夫文人著述，費盡心血，或傳、或沒，雖由其書之好惡，而亦付託之得人與否。然為人子孫者，能刻先人之書，固為美事，否則當請名人鑒定，憑藉其力，壽之梨棗。若以先人之著述而欲據以為利，清夜自思，其何以堪？」¹²⁵

3.不署姓名

新竹王松嘗自嘲：「著書自遣無聊趣，何必人寰有姓名？」¹²⁶可是，卻又抱怨：「《臺灣竹枝詞》一卷，後附前人所詠龜山生熟番諸歌，而不刻姓名，時論非之。茲編詩話，欲採數首，翻擷未終，倦欲思睡。」¹²⁷作者不刻姓名，讓人無從查考，也是著述不存的因素。也只有極其幸運者，著作蒙獲鐫版問世，可惜印量終究有限，若是洛陽紙貴，不敷供應市場，當然無法滿足讀者購置收藏，於是後繼的文人們，對於已經付梓傳世的刊本就衍生出不同的對待方式。

4.借書不還

姚瑩《康輶紀行》：「嘉慶之末，余令龍溪，得邑人王大海所著《海島逸誌》，嘉慶初年刻本也。¹²⁸…與陳倫炯《海國聞見錄》二書，攜至臺灣，為觀察胡公（承琪）借去，本之作《海天客話》。余罷官，以憂內渡，二書未還，其所著《海天客話》亦未之見也。道光十八年，余復至臺，購得《海島逸誌》刻本，則已非原刻。…後刻之本，不知出何人手？凡言鴉片煙事，皆全削去，胡公已歿，原刻無從得之。」¹²⁹嘉慶 10 年（1805）除夕，楊廷理在蘇州遇到了王大海，並且親眼拜覽此書的稿本¹³⁰。如今，《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海島逸志》六卷，清王大海撰，清嘉慶十一年漳園刻本，鄭振鐸跋¹³¹，四冊，九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雙邊。」

¹²⁵ 同註 24，卷四〈筆記·啜茗錄〉，頁 302。

¹²⁶ 同註 62，下卷，頁 65。

¹²⁷ 同註 62，上卷，頁 5。

¹²⁸ 王大海，龍海（今福建省漳州市）人，乾隆 48 年赴爪哇，在葛刺巴（今雅加達）娶妻，遍歷諸港，有 8 年豐富的海上閱歷，所著《海島逸志》，內容記載爪哇一帶的民情風土。

¹²⁹ 姚瑩著，施培毅、徐壽凱點校：《康輶紀行、東槎紀略》，合肥：黃山書社，1990 年 1 月，頁 285。又參見民國石印本《康輶紀行》，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續編，臺北：新興書局，民國 62 年 7 月，頁 4807。

¹³⁰ 林慶元：《楊廷理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7 年 1 月，頁 165。

¹³¹ 《西諦書目》：「甲申冬十二月二日，以四百金得於上海萃古齋。此書所述皆得之見聞，固非山海奇談也。傳本頗罕，故收之，敬夫。」《書目類編》第 44 冊，頁 19696-19697。

132 孫殿起《販書偶記》：「《海島逸誌》六卷附刻一卷：柳谷王大海撰，嘉慶丙寅漳園巾箱本，附刻黃毅軒《呂宋紀略》。」¹³³

咸豐 2 年（1851）劉家謀作〈從周光邵借書讀綴此歸之〉：「卅年搦管學鈔胥，雙鬢蕭蕭照影疎。病臥秋風滄海上，一癡猶喜借人書。」¹³⁴ 透露他向貢士周維新借藏書手鈔的愉悅。鹿港丁式勳也寫〈和洪棄生二首〉：「瓊環有奇誰得見，賞真君得廬山面。過訪雙扉借異書，放眼雄視無厭倦。」¹³⁵ 可知當時士子們圖書流通的因緣；新竹王松則提及忘年之交黃淦亭的詩作「沒後，遺稿二卷曾送於通誌局。」¹³⁶ 因為官方調借，終未歸還，竟成了絕響。而臺南連橫的借書經驗卻很不愉快：「乙未之秋，干戈俶擾，巷無居人。余於道上曾得施濼舫手寫詩稿一卷，大都少年之作。後為友人所借，久假不歸，思之深喟。」¹³⁷ 甚至，他的學生林條均更有終生的遺憾：「至民國廿二年，連師欲移居上海，…臨別時，將其未發刊之著作十餘種，贈予留為紀念，且囑有緣代其刊行問世。予受後，愛如拱璧，什襲珍藏。不意該著作於十餘年前，除《觀世音考證》及其他數種外，其餘悉由吳子宏先生向予商借，謂係陳逢源先生所轉託，予以吳先生諒不敢效法荊州，欣然借之。其間不知何故，聞該書復由陳先生轉贈楊雲萍先生，迄今任索不歸，誠堪浩歎。致予辜負連師所託，罪莫大焉！今連師已作古，予更對不起連師於泉下也。」¹³⁸

應付上述借書不還的惡行，藏書家當然斷然謝絕，不再破例，然而「秘不示人」，也有流弊。丘逢甲離臺之前創作的《柏莊詩集》，連橫道出一番掌故：「乙未之役散佚，聞為里人所得。傅鶴亭曾向借抄，弗許，故未得其舊作。」¹³⁹ 所以連氏終其一生未覩全豹。這份手稿後來輾轉由臺中縣陳炎正所得，民國 69 年（1980）夏天，他以「原稿複印本求售」，經眼的臺北市文獻委員會主委黃宇元以及執行祕書王國璠「檢視之餘，喜不自勝，

¹³² 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 年 7 月，頁 818。

¹³³ 孫殿起：《販書偶記》，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73 年 7 月 1 日初版，頁 182。日本內閣文庫收藏嘉慶 11 年（1806）漳園刻本 1 部、日本嘉永元年（1848）木活字本 2 部、及江戶年間手寫本 1 部；漳州圖書館亦藏 1 部，然而版本不詳。其他的版本還有《域外叢書》本、《舟車所至》本（第 17 種，節錄本、附加評語）、《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第 10 帙）。

¹³⁴ 劉家謀：《觀海集》卷四，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6 年 6 月 30 日，頁 49。

¹³⁵ 同註 100，頁 237。

¹³⁶ 同註 62，上卷，頁 13。

¹³⁷ 同註 96，卷五，頁 217。

¹³⁸ 林條均：〈關於故儒連雅堂《觀世音考證》〉，《臺南文化》第 2 卷第 1 期，民國 41 年 1 月 20 日，頁 25。

¹³⁹ 同註 96，卷五，頁 218。

因屢其需所，並囑同仁迅加整理，剋日付梓，庶傳久遠。」¹⁴⁰刻書雖多舛，古書縱暫時蒙塵，亦終難掩其光芒再現。

5. 偽造刪改

王松《臺陽詩話》中記載陳迂谷《偷閒集》的詩作，在《淡水廳志》遭到刪動的軼聞：「傳聞某閣學修誌時，喜改人詩，致諸先正遺稿半被改壞，何其遇人不淑歟？」¹⁴¹至於斧鉞臧否的遺珠之憾，王松再舉鄭用錫曾孫鄭十洲的際遇：「其詩學在吾邑亦特樹一幟，何以毓臣所編《師友風義錄》惟選其叔擎甫、幼佩而已，豈忘卻竹林中尚有阮咸在乎？抑亦有所軒輊於其間耶？」¹⁴²

6. 戰火燬滅

陳爾幹為《張蒼水集》擬序：「一經兵燹，失而不可復得者，書籍翰墨之禍烈焉。」¹⁴³清初臺灣變亂頻仍，譬如朱一貴事件波及《鳳山縣志》，原因在於「鳳山縣城屢罹兵燹，其刻版燒失，印本亦散佚，鳳山縣署且久不備一本云。」¹⁴⁴「舊有刻本，兵燹之後，散失無存。」¹⁴⁵鯤島開闢之初，大都興築茅屋，缺點是易於失火，甚且波及藏書，化為灰燼。咸豐5年(1855)3月初一，徐宗幹撰〈流風遺澤書冊跋〉：「嗚呼！風濤可畏，兵燹可危，抱殘守闕，亦盡其心力之所能而已。或存，或亡，殆亦有數存乎其間耶？」¹⁴⁶筆者再援引晉江藏書家楊浚¹⁴⁷的經驗：同治9年(1870)他才剛剛完成《淡水廳志》的纂修任務，孰料「聞十一月二十五夜祝融扇虐，吾家僅隔一垣，回風者三，卷帙喜獨無恙。」¹⁴⁸宦臺官員對家鄉的豪宅都如此擔心，假若易地而處，以眼前臺民簡陋的草寮來蓄書，星星之火，一發不可收拾，便縱有萬卷度藏，終究灰飛煙滅。

¹⁴⁰ 王國璠：《庚申端午詩集：柏莊詩草》序，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民國69年6月15日。

¹⁴¹ 同註62，上卷，頁12。

¹⁴² 同註62，上卷，頁40。

¹⁴³ 同註1。

¹⁴⁴ 同註32，中卷〈第八篇：修志始末〉，頁271。

¹⁴⁵ 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25。光緒20年(1894)盧德嘉自序：「惟興隆謝姓家藏一部。光緒三年，鳳儀書院前董事蔡垂芳曾向其借鈔，全部訂作十本，編十干為次第；計縑鈔寫、裝訂工資銀十四元。其中字多舛訛，殊非善本。近聞謝姓一部業經遺失，不知流落誰何之手？」

¹⁴⁶ 同註111，頁137。

¹⁴⁷ 楊浚，字雪滄，一字健公，號冠會道人，福建侯官人，原籍晉江。博覽群書，著述等身，好藏金石文字，多有題跋。尤喜收書，曾設書肆於會城，廣收善本，聚書七萬餘卷，築樓藏之。王河主編：《中國歷代藏書家辭典》，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1年4月，頁146。

¹⁴⁸ 楊浚：〈除夕祀長恩〉，詩題附小序。同註99，頁82。

清廷因爲甲午（1894）戰役失利，導致日軍武裝入臺，除開前文所述臺南海東書院的遭遇，同時，屏東的鳳儀書院也因爲臨時充當日軍的野戰病院，全部藏書居然「作為抹拭之用。」¹⁴⁹明治 37 年（1904）2 月 23 日，日人伊能嘉矩也不得不承認：「領臺之初，無知俗吏往往以新政之設施，誤解為破壞舊制，甚至故意破壞本島固有的歷史建築物，毀棄舊有的文書記冊者。…據聞當時先發之一官吏，臨檢布政使衙門，見一室之中，文書記冊井然有序，立即使人悉數搬運至前庭，並下令燒燬之。隨行某一僚屬以其可供將來施政之參考，勸請勿燒燬，惟該官吏答稱，文明的新政措施，焉須參考野蠻舊制？終至付之一炬。」¹⁵⁰政權更替造成的文字浩劫，莫此爲甚！翌年，流亡海外的丘逢甲不禁悲從中來：「兵火萬卷盡，梨棗災可知。蠹篇縱幸存，零落生蛛絲。」¹⁵¹連橫難怪哀痛：「劫火圖書共陸沈，清秋風雨苦相侵。」¹⁵²直到日本領臺後，蔡國琳編修《臺南縣志》，還題序惋惜：「滄桑變幻而後，檔冊胥歸烏有。」¹⁵³

王松追憶恩師吳讓齋「欲搜錄遺稿，以存其人，聊報吾知己；而亂後紛失，百不逮一。」¹⁵⁴提及臺陽進士張星樞「著有詩文集未梓，遭亂後焚燬無存。」¹⁵⁵至於他自己的多種著作也遭亂燬失，蕩然無存，「避亂惱無千日酒，著書枉用一生心。」¹⁵⁶甚至渡海赴泉州避難，孰料洋面遭遇海盜，行篋洗劫一空。¹⁵⁷等到他歸臺重訪滿目創痍的新竹潛園，不禁賦詩弔云：「臨水高樓餘瓦礫，藏山絕業化灰塵。」¹⁵⁸

四、結語

大正 13 年（1924）8 月，連橫出版《臺灣詩薈》第 7 號，在自己主筆的〈餘墨〉專欄中，不禁發文興歎：「購書不難，能讀為難；讀書不難，

¹⁴⁹ 方豪：〈臺灣文獻的散佚與今日的迫切工作〉，載於《方豪教授臺灣史論文選集》，頁 288。

¹⁵⁰ 臺灣慣習研究會：《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 4 卷上，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78 年 3 月，頁 88。

¹⁵¹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卷一，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10。

¹⁵² 連橫：《劍花室詩集》〈寧南詩草〉，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55。

¹⁵³ 許丙丁：《臺南市志稿》卷五〈文教志〉，頁 234-235。

¹⁵⁴ 同註 62，上卷，頁 20。

¹⁵⁵ 同註 62，上卷，頁 15。

¹⁵⁶ 同註 62，上卷，頁 4。

¹⁵⁷ 同註 62，上卷，頁 20。

¹⁵⁸ 同註 62，上卷，頁 5。

能熟為難；熟書不難，能用為難。嘗見富厚之家，藏書滿架，而主人未曾一覽，彼之藏書，直與古董無異，辜負作者多矣。」¹⁶⁹的確，買書不知看書、借書不願惜書、藏書不想讀書，徒有滿室琳琅，也不能將刻書的終極意義：用書，發揮到極致。清領時代，臺灣文化的水平或許未能與中原文化相抗拮，原因或許就在於用書之功，未得彰顯，筆者爬梳寓目所及的方志史料、鄉野摭聞、藝文故實，勉力浮現清代官方及私家得藏書狀況於萬一，吉光片羽，實在無法明確勾勒昔時臺灣藏書界的全豹，有待日後的循線勘探，不過，若能提供清代出版史的一筆補白，則是拙文莫大的鼓舞。

¹⁶⁹ 同註 68，頁 472。

圖 1：明治 32 年（1899）以前，臺南海東書院的外觀。



圖 2：日治時期鹿港文開書院的外觀。



圖 3：日治時期臺南「晚香樓」的園林。



圖 4：日治時期霧峰景薰樓的宅第。(郭雙富提供)



圖 5：日治時期新竹的「北郭園」。



圖 6：日治時期新竹的「潛園」。



圖 7：日治時期板橋林本源宅第「汲古書屋」的外觀。(郭雙富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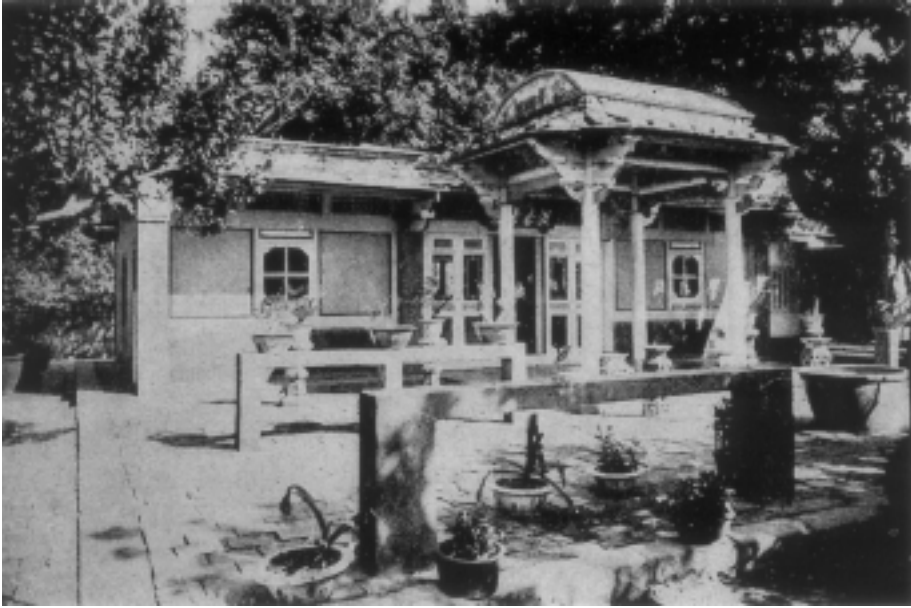


圖 8：日治時期神岡「筱雲山莊」藏書樓「筱雲軒」的外觀。(呂菁菁提供)



The Study of Taiwan Book Collections in Ch'ing Dynasty

Yang, Yang-Chih*

【 Abstract 】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important changes in printing occurred in Taiwan society. By using traditional block printing techniques, publications boomed in many aspects of society, such as in the fields of official examinations, political pamphlets,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as well as religious teachings. However, only a few of the published works survived due to such natural disasters as floods, typhoons and earthquakes. Calamities caused by human beings such as wars and arsons also did much damage to the printed works. In addition, the poor quality of printing material was one of the causes that affect the life of publications as well.

Poring over the government documents such as local history, private book collections, and other sources, the author hopes to unearth new facts of publication in Ch'ing Taiwan, so as to fill out the missing chapt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inting in the Ch'ing Dynasty.

Keywords : Ch'ing, Taiwan , Book collections

* An adjunct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Providence University.